

問
字
堂
集
一



問
字
堂
集
一

孫星衍撰

中
華
書
局

問
字
堂
集

二

孫星衍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問字堂集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問字堂集目錄

序

贈言

卷一 雜文一

原性篇

太陰考

漢書翼奉傳注考誤

月太歲旬中太歲考

晉灼漢書注釋

相宅書敍

卷二 雜文二

釋人

擬置辟雍議

目錄

先天卦位辨

三輔黃圖新校正序

河圖洛書考

三教論

斗建辨

古日躔異同表

卷三 雜文三

日躔考

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畢原畢陌考

昭陵陪葬名位考書醴泉縣志後

晏子春秋序

墨子後序

孫子略解序

天官書考補序

帝堯皋陶稽古論

卷四 雜文四

文子序

答袁簡齋前輩書附答書

邠州志序

與段大令若齊書

答江處士聲書論中星古今不異

倉頡篇集本序

答錢少詹師書論上元本星度

孫叔敖名字攷

募修費縣書院冊書後

卷五 雜文五

三禘釋

周禘表

周制配天表

圜丘郊祀表

方丘北郊表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六天及感生帝辨附聖證論及
雜王申鄭議

再答錢少詹書

卷六

天官書補目

甘氏歲星經

五廟二禘辨

周禮七廟二禘表附聖證論及雜王義

問字堂集序

陽湖孫君淵如寄所刻集。署曰問字堂。問字之名。雖未詳所謂。要孫君之意。則主于識字而已。古者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自倉頡下至周秦。字之孳乳已多矣。又更兩漢。逾益多焉。許叔重乃覈爲說文。屏黜俗字。定從其一。餘爲重文。所定從者。未必盡夫子之古文也。而重文中。或云古文。或云籀文。其所定從。亦未見其必非古文。何則。一部重文。式而一之爲古。尤顯然也。夫學必以通經爲要。通經必以識字爲基。自故明士不通經。讀書皆亂讀。學術之壞敗極矣。又何文之足言哉。天運循環。本朝蔚興。百數十年來。如顧寧人。閻百詩。萬季野。惠定宇。名儒踵相接。而尤幸說文之歸然獨存。使學者得所據依。以爲通經之本務。孫君最後出。精驚八極。耽思旁訊。所問非一師。而總託始於識字。於是一捫管。皆與其胸懷本趣相值。洵乎學者之文。迥非世俗之所謂文矣。昔者孔子嘗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子時。天下皆用籀文。孔子獨遠衆而用古文。孔子嘗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好古。是一說也。其平日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是又一說也。二者竝行而不相悖也。夫文武周公。何知後世有籀文哉。獨恨秦火以後。展轉變易。較壁中書。大非其舊。說文雖參用秦篆。

然其引經。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等九經正義。雖去取未盡當。然得者猶太半焉。奈何唐明皇命學士衛包。盡改古以從俗。而開成石經現在。恐又有改衛包之所未及改者。蓋唐以後之九經。又非陸德明孔穎達等之本。惟說文特完。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好古如孫君。庶足振千百年之墜緒而張之。與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名愈。說文無此字。新附亦無。然其言曰。凡爲文章。宜略識字。又曰。羲之俗書趁姿媚。是亦深有意乎識字者。或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蓋昌黎幼孤故也。好古如孫君。其學進乎古。而又能通于今。然後出其餘事以爲文。信足以卓然名其家者。與予作尚書後案。以明漢儒家法。又爲十七史商榷。亦謬爲四方君子所許可。獨蛾術一編。久而未就。繼以雙譬。自分已成廢疾。幸七十後。瞽目復開。方且賈餘勇以竟殘課。戢耆甫有條理。孫君集適至。輟一日功。從而誇嘆之如此。歲在乙卯。首春。同學弟西沚居士王鳴盛拜讀。維時行年七十有四。

閱問字堂集贈言

錢大昕

去歲兩奉手教。慰問殷勤。如親譬效。足下在西曹。公務繁劇。而撰述如是其勤。此等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承示新刊文集。皆實事求是。足以傳信後學。其中太陰攷一篇。與鄙見稍有未合。太陰卽歲陰。古人用以紀歲。卽名之曰太歲。似無不可。而與歲星相應之太歲。則迥乎有別。鄭氏謂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足下不信太歲與太陰爲二。蓋主廣雅之說。然漢志載太初改元詔云。後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僕謂淮南本以太陰紀歲。與史記同。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太初似異。而實非異也。其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動。則歲星行二宿。亦主太陰言之。而晉灼誤以爲太歲。則與太初不符。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淮南云。咸池爲大歲。

與小歲對。今本作太歲。恐是轉寫之誤。漢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天官書以咸池五潢五車爲一星。咸池居中。五車爲匡衡。故轉運亦如斗建。後人分爲數名。而淮南史記之文難通矣。弟目力益衰。而炳燭之志尙篤。所欲言甚多。匆匆不及觀。更希有以教之。弟大所拜。白季仇大兄先生足下。乙卯二月十三日。

復書見集中。

江聲

宋文學還南。接奉兩次手函。并問字堂集三卷。堯典質疑一冊。問字堂集閱過一通。釋人及擬置辟離議二篇爲最。河雒先天次之。其他論天文者。尙容再閱細審。至如原性篇。弟不能知其是。亦不欲議其非。蓋性理之學。純是蹈空。無從捉摸。宋人所喜談。弟所厭聞也。地理古蹟。亦所不諳。無能置喙。諸書之敘。縷述原委。精詳博衍。具見素學。但誇多闢靡。觀者不能一目了然。此亦行文之一病也。及閱質疑。喜甚。蓋拙刺散布者多矣。其得之者。以字不通俗。而不能閱者。有之。其僅僅涉獵者。亦有之。其能潛心閱竟。與夫愛之而反覆數四者。亦皆有之。未有如足下精研討論。尋求閒隙。以相駁難者。蓋所貴乎朋友者。貴其能箴規訓誨。匡所不逮也。所樂乎朋友者。樂其砭我之失。況我以善也。意見時有不合。固無取乎盡合。不合則辯論生。辯論生則誼理明。是此書之幸也。聲何幸而得此于足下乎。但拙刻已成。不能追改。惟冀足下刻此。

質疑以弟所辯者分條散附其間亦足勒成一書以垂後顧今惟堯典一篇爾以後悉求教正陸續見寄弟再辯焉弟樂聞已過決不護短想足下必不吝教也質疑原稿繳上弟之所辯附焉又拙文五篇亦附焉前呈過二篇今又呈此拙文盡于此矣餘言不盡祇候近安江聲頓首淵如大兄足下

張祥雲

邇日多暇熟讀問字堂集廣大精微鈎深致遠闢千古之偉論採百家之菁華翫爲獨得之秘則石破天驚推其致誤之由如推心置腹務折衷於一是無勦說而雷同真可以信今傳後才人學人俱拜下風矣弟私心悅服百讀不厭有未能領悟者數端敢竭愚誠陳於左右按原性篇微言大義追蹤昌黎原道之作惟習卽情一語竊以爲未確蓋習從外染情自內發不可相混又欲與貪利亦善語亦未安夫就性之善推到情之善又就情之善推到欲之善方足破浮屠斷欲去愛之說自是快論但欲字有二義我欲仁與己欲立之欲字猶之欲爲君盡君道之欲字只作虛字解之不得與人之大欲並觀欲原在情之中未嘗不善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夫不欲者既非善則所欲者善矣特當寡之以養心卽所謂欲勝則能亂性也至欲之外又添出貪利二字則欲竟是私欲不得爲善貪利尤不得爲善所云公劉太王之好以爲貪利亦善之證究與上下文氣隔斷且未明確卽己欲立達貪利也之句亦覺未穩太陰考月太歲旬中太歲考援据明確無可置議相宅書吾兩人素所研摩者今讀鉅文詳說陽宅三

要之正義指駁飛宮三元之邪說。真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不覺步趨若失。第嘗欲彙集各家陽宅書。分類排纂。去邪說而存真詮。當俟書成時就正焉。釋人必不可缺。可補爾雅之遺。擬置辟雍條分縷晰。酌古準今。通儒碩議也。先天卦位辨。河圖洛書考。以素問乾鑿度諸書。正宋儒之說。而詳推其致誤根由。可以羽翼經傳。然邵康節皇極經世。推元會運世。皇帝王霸之升降。似未可盡以爲非。三教論有功聖學。爲闡佛者第一義。究其傳述之本。推其緣飾附會之端。直使佞佛者無從置喙。東仁西義一段。議論不刊。應與諫佛骨表並傳。惟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一語。最下二字。改爲又其次。較爲渾厚。詞取達意。千載後自有公論也。斗建辨。日躔考。可謂善言天者。天官書考補序。直如捫參歷井。燭照而數計。此事自關夙慧。堪證前因。天文家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今能挾千古之疑案。因斗建而辨歲差之非。說頗近理。至剖析堯典月令中星不同處。經學通貫古今。足破羣疑。我未之前聞也。然欲離歲差以注歷。恐未易言。弟嘗攷明至萬歷以後。日月交蝕。全不準。時利瑪竇之法。已至中國而未行。於是李廷機諸人。紛紛條陳修歷。而迄無所就。至本朝用利瑪竇之法。乃得以交蝕之法。行其術。星度日躔。與舊歷全異。外省人多有非之者。聞康熙年間。算日月交蝕不準。聞有造溪口歷者。嘗召其人至都。與京中天文家對算。溪口之法。爲準。溪口以恆氣注歷。以定氣注日月交食。卽唐一行所傳中法也。今各省尙多用其書。五星家尤用之。京中書肆。有賣豁口歷。內載星宿者。何不購來。細究仰觀。必有合於中法之妙理。而數法除算交蝕外。星宿

多異名。量天尺與中法差至五六度。又所定量天尺星度。自順治以來。已三易而各異。五星家靡所適從。弟頗疑之。而未能深窺奧妙。俟回京細陳。參互考證。庶得指教之益也。神農本草經及諸子序考。據詳治足徵雅才好博。畢原畢陌考。昭陵陪葬名位考。正譌訂謬之功尤鉅。帝堯臯陶稽古論。以稽古爲法天。并及於反古爲變古。崇論宏義。聖人不能易也。弟學淺才疏。所業輒棄去。悠悠無短長。然慕讀書好古之士。恆不能一遇。見足下天才。不覺長言之不足。并將芻蕘之見。獻於大雅之前。尙祈詳細指示。是否有當。勿置之不議也。順候文禧不備。年愚弟張祥雲頓首上淵如大兄同年足下。七月廿七日灤陽沖。

朱珪

見示天官書考神序一首。想見邇來心得。直欲追騁衡揚雄而上之。顧鄙人於此道茫如也。竊謂足下以學問聰明。鈎稽載籍。獨探精深。發千古不傳之祕。是則善矣。然竟欲以用之實事。則今陰陽術數家。絕無原本而試之或驗。乃通儒仰觀旁證。而吉凶未必皆符。卽如史記天官書所云五星之廟。與今五星家全不合。當誰適從耶。諺云山川而能語。鄙人亦謂苦天不能言耳。生量移劇地。彌切冰兢。何時樽酒論心。一抒積抱耶。有夢蘭之兆否。念念乘使槎之便。泐此奉復。藉佈積忱。順問佳安。諸惟朝照不宜。通家生朱珪頓首。

阮元

接讀問字堂集。精博之至。此集將來積累既多。實本朝不可廢大家也。以元鄙見。兄所作駢麗文。並當刊入。勿使後人謂賈許無文章。庾徐無實學也。所有相商之處。分列於後。乞採擇之。原性篇言性本天道陰陽五行。此實周漢以來之確論。而非太極圖之陰陽五行也。引證一切。精確之極。足持韓孟之平。宋人最鄙氣質之性。若無氣質血氣。則是鬼非人矣。此性何所附麗。漢人言性與五常。皆分合五藏。極確似宜加闡明之。河洛考。龍馬龜卽易書之文。極確。毛惠諸公所未及知也。以九宮爲算法。尤確。言至此。宋人言河洛。直同說夢。無復能置喙。胡肫明有河圖洛書原舛篇。曾見之否。帝堯稽古論。此最精核。足破向來紐結之語。太陰太歲。元總未能細留心。俟考校古書。當必有合也。辟雍尊著是矣。似尙未溯其本原。元有辟雍文一卷。又封禪文一卷。辟雍與封禪。皆是漢以來人愈訟愈譌。元之鄙見。此當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禮。最古不可廢者。竊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後有衣冠之制。不肯廢古制。仍留此以爲勳。與冕並重。此卽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宮室。聖人制爲棟宇。以避風雨。帝王有之。民間未必卽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帳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卽居之必有溝繞宅也。古人無多宮室。故祭天祭祖。軍禮學禮。布月令。行政。朝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廟太學靈臺靈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後制度大備。王居在城內。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太學等皆在城內。而別建明堂於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韞也。鄭康成解爲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等

同處而不知此不過城外別建之處其實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雖憑虛臆斷然博綜羣書究其實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說也封禪者亦最古之禮自漢唐宋以來皆爲腐儒說壞元以爲封者卽南郊祭天也禪者卽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國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紀號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遠無文其閒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創霸大約其威力功德能服諸侯者卽爲天子正天子之號必至泰山下諸侯皆來朝同祭天地後定天位然後刻石於秦嶺以紀其號如夏商周之類其必須刻石者古結繩而治非如後世有漆書竹冊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須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記憶者由此觀之石刻古於漆書無論墨迹矣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國地小以今之齊國爲天下之中故爾雅曰齊中也文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列子曰不知斯也齊中國幾千萬里皆其證也夏商周以來禮文大修諸侯有朝聘之儀天有郊澤之祀太史有國事之書無須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經不言封禪秦漢慕古建明堂行封禪禮不得謂之非禮亦不得謂之無德古封禪力足服天下者行惟是求仙采藥致壞封禪二字名目耳光武尙可唐元宗宋真宗等仍是漢武故智以致宋元以來目光如豆之儒啓口卽冒封禪是豈知司馬子長司馬相如之學者哉此亦憑虛臆斷然十年來反復思之似非無據乞大雅虛懷教酌之堯典舜巡四岳卽封禪之禮禹會塗山如之山左金石搜羅尙有出者泰山曲阜洸水一帶可謂得其大端惟東昌曹州武定諸府尙須採訪新得西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在新甫山下中有魏文帝事又北齊韋子深等佛經字大如槃

千有餘名。在縣北魏鄭道昭五言詩。在大基山新得者。若天柱山趙明誠泰山題名。師曠墓漢畫等甚多。又得衛公孫呂戈漢鏡。梁太平元年鏡。古泉化。漢大將軍寶武銅印。仍有數十。如貧兒少富矣。六朝文侯冬閒編錄時。當盡錄出奉上。如魏賈使君碑之類。尚有存者。若北齊造像記。不過數十字。可要否。前札言修鄭康成祠。請京中同志書名出泉。想已入覽。再鄭氏奉祀生。何以中斷。托禮部人一查。示下爲要。秋帆先生如果來東。此事更妙矣。勿此。並請卽安。不具。淵如仁兄年老前輩足下。侍弟阮元頓首上。

王朝梧

朝梧讀書三十年。一廛而出。舉辭章考据之業。盡度高閣。去年大兄扈從析津。得晤於穹房行帳間。略道問學。似覺神智有益。然不免淫思三日。子貢骨立。別後簿書迷目。象奔走上游。嘗欲作問字之書。而神胸志塞。不獲長敘。今年三月。荷手書來。瀛并先示大集三卷。祕之高架。亦未暇細讀。憶未識閣下時。有南人攜示畢制軍節署所刊墨子道藏淮南。及所譏關中金石諸書。知出鴻筆訂定。以爲西河亭林外。有先生也。邇日案頭少閒。朱墨差搨。展閱大集。不覺發我矐矐。雖所窺一斑。而張芝碑底之坐。非一日所能竟閱。集中有原性篇。昔人謂孟子不讀易。故不知性有陰陽。先生綜性情陰陽。而折衷諸子。此開宗第一首大文。似不肯自居於考訂之學者。此疑孟詰孟刺孟諸篇。可不作也。五行一家。自六季以來。叢神日苑玉門金匱之書。皆由僞作。故支離影合。愈出愈乖。若不推古初經傳。則何所證據。朝梧嘗疑歲星太歲左右周

旋之說。星經史歷。各載不同。觀大集以羣書表列。廓然心爽。至咸池大時。闢近世通書之謬。蒼龍歲陰。據漢時現有之碑。此其淹貫徵收。明代方楊爲之退舍。國朝梅總憲奏刪通書神曜。而於協紀書中。博引義例。究其本原。尙惜其未援經緯史書。以爲不備。又讀尊著相宅序。朝梧平時。常有一關。謂自宋以來所祕者。曾楊廖賴。然曾楊廖氏。各有傳書。而賴布衣者。僅傳其浙中宅墓數處。及僱官僞書。近日考之。知爲厲伯韶也。江右人讀厲爲賴。不知其名。而以布衣呼之。人之姓名。猶然不傳。其宅墓之法。又可據耶。今人以宅經竈卦。寶爲祕傳。而大鴻者。又以惑辨惑。朝梧嘗讀子史書中。有宅不東益宅不西益之語。此作東。彼作西。義何居乎。又尊著河洛者。敍溯原于太乙九宮。岐黃素問。而邵子先天之說。推本于闕南信識。祖虞翻而黜堯夫。真千古之倬識。不依人雷同也。朝梧又讀昭陵數十碑。其譜系官階事實。核之劉宋二史。知唐書盡不足信。則州志邑書。出于庸隸之手者。無足言矣。尊著昭陵名位考。乃親歷醴泉。宜其核實也。近代天文之學。自梅宣城出。而海內無敢議其非者。蓋信其著書之多。不究其徵書之陋。先生確據書傳。博論其舛。已足偉矣。餘如釋人一篇。根柢叔重衆家之義。實足補靈樞首篇之所不備也。續刊想漸次積多。刷本時乞多付幾卷。以求資益。又聞閣下考績。記名外用。佇望司臬大省。觀察要道。發文章爲經濟。下風幸甚。至趙氏水經注刻本。朝梧未得見。不知長安坊中有售者否。朝梧所藏抄本。存諸京中。此時若要。取之不易。閣下要抄。只能俟朝梧有便入京時。親自檢出。再發抄錄呈上。非居奇也。鑒之。便期賜玉。附候尊